

第三十三章 关键记录

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新办公楼位于临近外滩的北京路7号。门口墙上钉着金底黑字的典雅招牌。进门以后的大厅气派豪华，大理石地板光亮夺目，6扇落地窗户的百页窗全部掩下，无论晴天雨天，枝形水晶吊灯灯火通明，给人以此地不分昼夜，全天候为委托人服务的气氛。天花板上雕刻花纹的横梁，轩昂地凌驾于墙上仿荷兰画家伦勃朗的油画之上。沿墙的沙发和臂椅罩着蕾丝臂套和长流苏的椅套，整洁得好象从来没有人坐过。供十几个律师事务所职员用餐的饭厅座落在客厅尽头，里面摆着一张巨无霸的餐桌和宫廷式的餐具柜。客厅和大门之间是大小不一的会议厅，办公室，资料室，以及装修得像饼干盒盖子那样玲珑的衣帽间。每道门前放着两盆经常更换的四季鲜花。

同12年前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刚开张时，连茶房在内，一共只有2名雇员相比，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有14名雇员。其中有2名律师帮办，2名会计，1名总文案，4名文案，3名称呼为“大写”的低级秘书，和2名茶房。

一间装饰端庄的小会议厅里，高易正在和助手开会。

“一共溺死65人，其中官员23人。这是溺死官员的名单。”律师帮办雷满递给高易一份文件。

律师雷满是高易所雇的两个律师帮办之一，他比高易小10岁，相貌堂堂，毛发铁灰，五官轮廓分明，脸上的金边眼镜映着墙上的灯光，镜片后面的眼睛顾盼灵活，灼灼生辉。他说话时，爱把眼镜推到鼻梁上端。

死者名单是从上海轮船招商局向英国领事法庭状告“非凡号”撞沉“福青号”的状纸里整理出来的。景八爷的镇江船运公司早已并入招商局，使高易一枚银元股份的董事身

份成了历史。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形下，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接受仪和洋行委托，成为被告“非凡号”的辩护律师。高易挑选雷满做这件案子的助手，因为雷满具有嗅觉敏锐，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很适合对付“非凡号”这件困难的官司。另外一位律师帮办琼司，精细过人，思绪严谨，高易让他继续专心监理各派教会捐助华北旱灾的善款。

由于多位大清官员死于这次“非凡号”和“福青号”相撞的海难，案子引起各方瞩目。大清方面，上至北洋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下至新任上海道台冯俊光，纷纷照会大英公使或驻上海总领事，要求“非凡号”充分赔偿招商局；英国方面，外交大臣德比伯爵致函上海总领事，要求对该案作公正审判，“务使华人上下信服”。

这时的大英驻上海总领事为华德·亨利·麦都思，53岁。他在10多年前离开上海去汉口开拓新租界，三年前调回上海接替温思达博士，重新担任上海这个最大的在华租界所在地的总领事。为了表示诚意，麦都思领事从处理租界华洋纠纷的副领事手里接过这件案子，亲自担任该案的主审官，邀请会审公廨派大清官员观审。鉴于撞船事件发生在烟台海面，超出上海会审公廨的司法范围，麦都思领事根据被告所在国原则，将该案放入领事法庭审理。于1875年5月22日，举行该案初审。

高易和雷满需要详细回顾那次初审，从中得出如何迈出下一步的启示。

初审在火灾后重建的新英国领事馆内举行。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屋顶为传统中式蝴蝶瓦，屋顶以下为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具有柱子越望上越粗，布局讲究对称，室内装潢以雕塑为主的特征。领事法庭审讯室设在二楼，四壁覆盖橡木护壁板，一具手持长剑和天平的司法女神大理石雕像，据高临下，耸立在主审官席后面，雕像的眼睛用白绸遮住，脸却毫无悬念地面向被告，原告，证人，和旁听的座位，好像在说：“小心你的嘴巴，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一切都听得清楚。”

证人席上就座的有“非凡号”上的大副，二副，三副，轮机长，和“福青号”船主在船上的代表景富生。被告席上就座的有沃尔夫船长，仪和洋行大班凯塞克，被告答辩律

师高易，律师帮办雷满。原告席上就座的有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福青号”船主景八爷，原告答辩律师担文。旁听席上就座的有会审公廨的大清会审官陈福勋，他的翻译，和《字林西报》记者。这件案子，开创了两个先例：大清官方有史以来第一次雇用洋律师代表己方出庭；英国领事法庭首次邀请大清官员观审。

麦都思总领事在下午一点准时出现。他身穿法官黑袍，及肩的褐色长发杂着银丝，身体明显发福，只有挺拔的鹰钩鼻依然瘦峻峻的。坐在他两边的是两位陪审官副领事。麦都思朝大清观审官陈福勋礼貌地点点头，然后宣布开庭。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本年4月3日晚上在中国烟台海面，英商仪和洋行商船‘非凡号’和大清轮船招商局商船‘福青号’相撞，导致‘福青号’沉没，65人溺海死亡。对于这件不幸事件的责任和善后赔偿，本庭将根据原被告的答辩，和证人证物，秉公审理。今天的庭审程序为原告律师首先发言，被告律师接着发言，陈述双方立场。然后，根据原被告的要求，向证人提问。各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都听清楚吗？。。。担文律师，请发言。”

担文律师不愧为法学院高材生，记忆惊人，条理分明，他的发言涵盖了海难时的大量细节，其中参插思路清晰的分析，以及明显攻击“非凡号”和悲悼“福青号”的倾向。对于“非凡号”，他的攻击重点是该船在雾海茫茫中没有减速行驶，是酿成这次海难的根源。对于“福青号”，他的悲悼重点是一艘尽忠职守，为朝廷运粮运官的商船，在雾海中按照航海章程减速行进，再怎样小心，碰到“非凡号”的鲁莽行为，又有什么用呢？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他活灵活现描绘死难者最后的时刻：卷入冰冷海浪的彻骨折磨，对葬身海浪的极端恐惧，抱成一团的绝望挣扎，死后留下遗孤生活无着的临终愤恨。对于这样一出天才说书人的演出，高易觉得如果自己不是站在被告立场上的话，他是会被担文吸引过去的。

高易的发言承认两船相撞“非凡号”受损较轻的事实，但这不能成为“非凡号”为这次海难承担主要责任的证据。“非凡号”重1500吨，“福青号”重1000吨，两船相撞，谁更承受不起撞击？答案是显然的。“非凡号”在浓雾中并非没有减速行驶。在引经据典地谴

责暴风和浓雾同时出现的“反常”现象后，高易指出“福青号”和“非凡号”犯有同样一个举措不当的地方，那就是，听到对方从船首发出警哨时，都没能及时回避。所以说，这次相撞的责任，应该由双方平分。特别不能忽略的是，按照“福青号”的体积，甲板上至少应该备有4艘救生艇，但是撞船后，只有一艘救生艇放下水，幸亏“非凡号”留在原处海面，冒着自己的救生艇会沉没的危险，在海浪里救起35名“福青号”落水的人员，其中包括3名官员。对于两艘船在相撞以后，各船在救人方面的表现，领事法庭在裁定责任和赔偿的时候，应该加以考虑。

“高易律师，你能提供‘非凡号’在浓雾到来时减速行驶的证据吗？”麦都思在听完原被告的陈述后问。

“请主审官阁下询问沃尔夫船长。”

“原告方抗议，沃尔夫船长是被告之一，他的证词有自己开脱自己的嫌疑！”担文试图阻止沃尔夫发言。

“原告方稍候。高易律师，你觉得怎样？”麦都思问高易。

“为免争议，请主审官询问‘非凡号’大副，‘非凡号’轮机长，可以获得同样证词。”

大副和轮机长相继站起来，回答麦都思的问题。他们告诉法庭，“非凡号”在撩木洋浓雾中行驶时，船速从52圈，减到46圈，再减到40圈，这些都记载在航海日志上。然后，他们提到最初听到警哨声以为从左边传来，后来确定从右边传来，为时已晚。

听完被告方面的证词，麦都思又问原告方“福青号”当时的船速。

“福青号‘当时减速到26圈。”担文说。

“也记在航海日志上吗？”麦都思发问。

“我方航海日志已随船沉没，我方可以提供人证。”担文毫无惧色地回答。

“传原告人证。”

“福青号”上的船主代表，景八爷的族侄景富生站起来。他就是沃尔夫看到在“福青号”沉船前的最后一刻，试图从船首抛下小铁锚以求稳定船身，结果坠入海中的那个魁梧的大汉。十几年来在上海商界的厮搏，使他早已洗去当年为“玫瑰号”出庭时的土气。

“我作证，当时我在舰桥，遇到浓雾后，船长下令轮机长减速到26圈。”

“船长呢？”

“遇难死了。”

“轮机长呢？”

“受伤失去知觉，至今未醒。”

“这是孤证，不能成立！”高易高声说。

“‘福青号’船小，最快速度为40圈，这点我可以提供造船厂的证明。”担文针锋相对地回应，”主审官阁下，在浓雾弥漫的时候，如果‘福青号’没有减速行驶，两船相撞，‘福青号’对‘非凡号’会造成大得多的伤害。‘非凡号’决不可能轻易恢复正常航行。从这点看，无论如何，当时‘福青号’是减速的。”

“你的意见属于推论，没有直接证据。本法庭作为推论替你保留。现在，请原告证人回答我，‘福青号’从最初听到警哨声到撞船，发生了什么？”

景富生的回答跟“非凡号”大副的回答意外的一致，也是先听到的方向和真实方向相反，后来听到真实方向时来不及躲避，才发生撞船。

麦都思让景富生坐下，问双方律师：“还有没有其他证据要提供？如果没有，请原被告双方律师根据刚才的证据问答，陈述对本案的更新立场。原告律师，请先发言。”

担文的更新立场为“非凡号”在浓雾加风暴的气候里，减速到40圈是远远不够的，显然和航海章程不附，因此负有造成船难的主要责任，属于过失相撞。根据航海法，应该按每吨赔银15英镑来计算赔偿，以1英镑合7两半银子换算，合112000两银子。另外，对于造成65人溺死的严重后果，”非凡号“必须付惩罚性赔偿，每位官员死难者赔偿5000两银

子，每位平民死难者赔偿2500两银子，共计230000两银子，两项相加，共计该赔偿轮船招商局342000两银子。在结案前，领事法庭必须扣留“非凡号”人船在上海，勿使逃逸，直至结案。

担文提出的赔偿总数让被告席上的每个人都觉得像脖子被抽了一下。

高易的更新立场为“非凡号”减速行驶证据确切，符合航海标准。浓雾加风暴的气象是造成此次海难的主要原因，属于双方同等过失相撞。根据航海法，应该按每吨赔银8英镑来计算。”福青号“损失重于”非凡号“，”非凡号“愿意将两船损失合在一起后平均负担金额。对于溺死65人，”非凡号“认为“福青号”没有合理使用救生艇，处置失当，是造成大量人员落海的主要原因。“非凡号”留在原处海面救人，有目共睹，不应承担巨额惩罚性赔偿。船长沃尔夫在第一时间向会审公廨投案，没有逃案迹象，领事法庭无由扣押人船。

麦都思对双方的发言很不满意。双方都提不出驳倒对方的有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结局是达成庭外和解。但是，双方的立场相距遥远，达成和解的希望象盛夏盼下雪，远得很。也就是说，作为审判官的他，将继续受到大清的外交压力，和本国外交部的行政压力。

他和两位陪审员交头接耳一番，有点疲倦地对整个法庭宣布：“很遗憾，根据双方的证词，本庭今天无法作出判决。为了使下次开庭更为有效，我要求原告方在下次开庭前搜集有关‘福星号’当时减速的确切证据。我要求被告方在下次开庭前搜集有关‘福星号’没能有效使用救生艇的确切证据。这两项证据收集完之前，除非双方或一方发现新的证据，本庭不会重新开启。本案结案前，为了随时搜证需要，‘非凡号’必须留在上海。现在散庭。”

领事法庭裁定“非凡号”在结案前，暂留上海的决定对仪和洋行是影响巨大的。“非凡号”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每年至少来回英国两次，每次给仪和带来的利润超过15万两

银子。在来回英国的航运之间，“非凡号”还有从天津到香港的沿海航运生意可做。长期滞留上海，对仪和洋行来讲，金钱损失几乎相当于按照担文律师的要求，付给招商局的赔款。为此，初审后，凯塞克大班催促高易想法尽快结案。

“雷满，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取得‘福青号’使用救生艇不当的证据？”高易问律师帮办。

“最好是我们找到‘福青号’得救的水手谈一谈。希望沃尔夫船长能提供跟这些水手联络的办法。等一下，”雷满往上推了一把眼镜架子，“我认为，领事法庭宣布对下次开庭的两项条件以后，担文律师一定会关照那些‘福青号’的水手，不要跟我们来往。顺着领事法庭宣布的两项条件去做功课，都要经过他们的水手，对他们有利，对我们不利，我们必须另辟途径，争取下次开庭时的主动权。”

“麦都思说，‘有新的证据’可以作为重新开庭的理由。你的‘另辟途径’是指绕开‘福青号’水手去搜集‘福青号’使用救生艇不当的证据？还是指搜集跟领事法庭开给我们的家庭作业完全无关的别的证据？”

“我是指完全无关的别的证据。”

“比如说什么？”

“担文律师一心要把整个海难推给‘非凡号’的船速。‘非凡号’的船速每分钟40圈记录在案。如果担文律师在得救的人员里能找到引擎间工作的工人，出庭作证‘福青号’当时减速到每分钟26圈，这样对我们就很不不利。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别的证据，证明无论船速多快多慢，在当时那种环境里相撞是不可避免的。”

“我注意到你使用‘当时那种环境’这样的措辞。我在初审时，已经强调风暴加浓雾是造成这次海难的主因，难道不是同一个意思？”

“风暴加浓雾只是当时那种环境里的一个部分。”

“还有什么其他部分？”

“撩木洋航道狭窄。”雷满望着满脸狐疑的高易，不知后者有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

“很有意思，请说下去。”

“初审时，双方证人都说第一次听错对方船的警哨声方向，等听清楚时，来不及躲避，才发生相撞。如果航道不那么狭窄，两艘船的横向距离不会那么近，即使听错哨声方向，应该还来得及躲避相撞。”

雷满关于撩木洋航道狭窄的说法，目的是要在风暴加浓雾的自然条件下，再增添一条促成两船相撞的自然因素，从而进一步冲淡“非凡号”的船速在这次海难中的责任。他并没有想到，这种说法给高易照亮了一条从根本上扭转官司胜负的快速通道。

“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高易突兀地结束和雷满的谈话。”请转告总文案，取消我今天余下的一切会议。我立刻要去工部局。”

半小时后，高易从马车上下来，穿过工部局玫瑰色大理石地板的大厅，直奔二楼。由于他是现任工部局董事会董事，不用在楼梯口那个葡萄牙职员的接待桌前做任何访客登记。在二楼走廊尽头那口古董钟的右手边的资料室前，他用手杖敲敲门的底部，不等门内回应，就开门进去了。

资料室很大，摆着成排落地橡木书柜，透过书柜的玻璃门，看得到里面一层层金属隔板，隔板上整整齐齐竖满编号的卷宗。一个葡萄牙职员正坐在门边，阅读当天的《字林西报》，看到高易进屋，忙站起问需要什么帮忙。

“告诉我，1868年全年的《工部局董事会周会记录》在哪里。我要查阅。”

葡萄牙职员带着高易走过好几排书柜，七拐八弯，来到一架书柜前，用锁打开柜门，指着最底下的两层隔板上的卷宗，“都在这两层。还需要什么，高易先生？”

“没有了，谢谢。”

葡萄牙职员为高易搬来一张有靠背的木椅，然后留下高易，自己回门边继续读报。

高易从打开的书柜里抽出一本本1868年的《周会记录》，他先翻到旗昌洋行大班金

能亨当工部局总董时主持周会的那些记录，又从这些记录的附件里找出跟江海关来往的信函，最后从这些信函里选出三份，放入自己的口袋。离开资料室前，他告诉葡萄牙职员暂时借走三封1868年某月某日的信件。

高易在工部局资料室足足待了三个小时，但是他没有任何休息的愿望。出了工部局停车场，他交给马车夫一个地址。那是“福青号”原告律师担文家的住址。

高易隐约感觉得到，担文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审判，既有新闻报道，又有满天谣言，经过一番大吊全租界胃口的企盼，然后赢得胜诉，从而奠定他担文在上海法律界和高易平起平坐的地位。现在，高易决定无预警地拜访担文，用手里的三封信提醒这个刚出道的法律高手，想用长期不结案，扣住“非凡号”，拖到仪和洋行不得不按照招商局的条件赔偿的战略，有被反咬一口的危险。

担文律师的家和高易本人的家都在徐家汇路上。高易在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因为大儿子过于淘气，小女儿过于吵闹，影响凯赛克夫妇的作息，坚持从凯赛克大班家搬了出来。拉妮和阿芳跟着搬入高易的新家。

徐家汇路和极司非尔路一样，都是十几年前同长毛作战时开辟在租界外的军用道路，后来经上海道台衙门同意并入租界。位于租界的边境，徐家汇路的西侧是田野。春末夏初的傍晚阳光，照耀着稻谷成熟的农地，青葱的菜院，五色果园，河边垂柳的小河，以及灰色的草房。以此为背景，路的东侧透延铺开一长排西洋别墅，家家用铁栅栏围起大小不一的花园，座落在花园底部的建筑沐浴在阳光里，深色的百页窗，攀墙的花藤，都被涂上柔和的橘色。

高易的马车到达担文家之前，先经过自己的家。那是一幢墙面嵌鹅卵石，南面有立廊的英国乡村式两层别墅。室外有一部贴墙的石级扶梯从一楼通往二楼。这时，高易真希望亚力克斯在门前玩耍，或是拉妮抱着凯莉在二楼窗口看街景，看到他的马车经过，父子间可以隔着距离招手致意。但是，高易只看到华人花匠在屋前修理草坪。

高易的马车到达担文家前。作为专业律师，担文在公共租界的年资低于高易，但是担文的家居却远比高易的家居来得气派。担文的住宅简直像南欧小公国的宫殿，它耸立在攀满常春藤的铁栏杆后面。越过顶端为金丝络子的雕花铁门，进入眼帘的首先是一片佔地两英亩的英式花园，从铁门到房屋之间，铺着穿过花园的花岗岩车道，车道两边摆着一溜湖绿色的陶瓷花盆，里面盛开英国红的玫瑰花。

高易的马车经过车道来到房屋正面的一排大石柱前，大石柱上同样缠着常春藤，大石柱的顶部支撑着一部在二楼的大露台。

一名印度管家将高易迎进屋去，经过铺白地毯的客厅。客厅窗上黄澄澄的丝质窗帘将倾斜的阳光滤成朦胧的光圈，墙上挂满仿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名著的油画：有牧场，森林，小溪，风车，钟楼，和灯塔，令人觉得仿佛置身画廊。油画下的家俱，以仿路易十四时期的白缎面金流苏的沙发和臂椅为主，傢俱脚上雕满花纹。客厅的左边是奇特的中西混合的壁炉架：三层中式釉璃飞檐叠加在一起，镜框一样围住壁炉上的硕大玻璃镜子。客厅的右边立着希腊传说中长跑报讯马拉松大捷的瑞典战士菲迪皮德斯的青铜雕像，雕像大理石的底座簇拥着装在竹篮子里的红白相间的玫瑰花。铜雕像后面是一部转成90度的缅甸红木楼梯。接到管家通报的担文律师，像迎接久违的老朋友一样，站在二楼的楼梯口，恭候高易律师上楼。

高易在担文脸上看不到丝毫对自己突然到访有任何惊讶的神色，笑容可鞠的担文身着薄呢便装，胳膊肘下贴着麂皮补丁。好比是一对刚郊游回来的乡绅，担文挽着高易的手来到大露台上。

大露台的三面挂着用中国彩珠串成的线帘，线帘的上端钩在金属的架子上，下端几乎碰到铺印度竹席的地面，轻风一吹，发出悉悉簌簌的声音。露台面对田野，暮色正在降临大地，田野里反射出晚霞的金光。空气里飘浮着植物干燥的香味，从庄稼，草丛，树梢扬起一群群小金虫的嗡嗡鸣叫，和池塘里青蛙的歌唱汇成一片。

露台上放着几把用竹子搭成的中式竹榻，上面盖满绸缎靠垫。宾主靠得很近，坐下竹榻。

"你喝什么，要不要来点威士忌？"

"好的，喝威士忌。"

片刻后，仆人把酒端来。担文亲自替高易斟酒，互相敬酒，然后切入正题。

高易用家常聊天式的语言将法庭上双方的立场和麦都思领事的目前裁定回顾了一遍。他措辞小心，毫无增减，所以没有引起担文的任何异议。然后，他指出在结案前不许“非凡号”离开上海的裁定对“仪和洋行”来说也许是痛苦的。

"仅仅是也许？"担文问。

好吧，不是也许，而是实实在在的痛苦。高易坦率地承认“非凡号”是仪和洋行在远东最大的商船，滞留上海，每年对“仪和洋行”带来的损失是无法接受的。不过，海难事件一天不结案，招商局就一天得不到赔偿，对担文的委托人景八爷他们来说，也不是可取的。“福青号”沉没了，需要资金重购新船。既然如此，为什么原被告双方不朝庭外和解的方向努力呢？

听到此为止，高易的话都是担文预料中的，也是担文希望听到的。瞧，仪和洋行受不了“非凡号”长期滞留上海，终于求和来了。以高易的资历，不会不懂得先开口求和的一方，在庭外和解的谈判中，一定是处于下风的。高易今天不请自来，登门求和，可见对方受到的压力一定比自己预料的更大。

"阁下有什么建议？我洗耳恭听。"担文用尽量宽厚的口吻说。

"请看看这些信，"高易从口袋里掏出从工部局资料室借来的三封信。

担文虽然有点意外，还是麻利地一把接过信件。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两人陷于一片沉默。担文将高易的三封信反复阅读，琢字琢句推敲，希望发现这三封信和庭外和解的关联，或者是藏在这三封信背后高易的真正意图。但是，他没有发现想找到的东西。葫芦

里究竟卖什么药？担文不喜欢这种含糊不清的局面。他开始对高易今天来访是为求和而来的判断，有点信心动摇。

"我能请问这些信件是从哪里得到的吗？" 担文看完信后问。

"工部局资料室。这些信件是1868年工部局董事会周会记录的附件，工部局董事会记录对公众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查阅。"

"那么这些7年前江海关的资料跟我们这件案子有什么关联呢？"

"我能取回这些信吗？谢谢。请允许我将这三封信里的一些要点给阁下念念，然后我和阁下一齐探讨这三封信跟我们案子的关联。第一封信里是这么说的：‘出入上海港口的贸易额从1864年的三千万两银子增加到1868年的七千多万两银子，江海关的收入超过三百五十万两，为大清之冠。’其中提到为首的几家洋行，包括仪和洋行，一年比一年多缴的关税。第二封信里是这么说的：‘商船数量年年增加，船体体积明显增大，江海关收到上述洋行的商船对航道疏浚不力的抱怨。’，然后列举了受到抱怨的几处航道疏浚不力的地点，其中有上海港吴淞口，厦门港九龙江口，天津港大沽口，烟台港撩木洋，等等。第三封信里是这么说的：‘对沿海航道的疏浚，江海关尚在等待大清政府批准。’然后列举尚待批准疏浚的地点，其中有天津港大沽口，烟台港撩木洋。对此，温思达领事在该周会上的评语是大清政府出于海防考量，不愿批准沿海航道的疏浚。现在，阁下对这三封信和我们案子的关联清楚了吗？"

一陈沉默。担文凝视着高易，他那尖锐绿色的目光，要从高易不卑不亢的神态里探出高易心中的计划。显然，高易不是来磕头求和的，他是带着一个大计划不露声色地来挑战的。他从这三封信里挑出两处提到烟台撩木洋，一处提到仪和洋行，对本案有明显的针对性。自己到目前为止仍在雾里观花，这是一个很不妙的兆头。

担文毕竟是炉火纯青的律师，他藏起心中的疑虑，身子往后放松，斜靠在竹榻上，口气满不在乎的问：“这些都是江海关和朝廷的事。我想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让你

们的‘非凡号’尽早获得自由。”

“我们想到一块去了。“高易口锋一转，“我今天来就是想跟阁下透个信，如果我们双方不能在短期内达成和解，我将根据刚才三封信里指出的几处重点，向大英公使馆投诉，状告大清政府多年来不理船商提出疏浚航道的要求，造成这次‘非凡号’和‘福青号’在没有疏浚所以航道变窄的撩木洋相撞。所有在这次船难中你我双方的损失，包括‘非凡号’因为官司牵连，不得离开上海期间的生意损失，都应由大清政府赔偿。这样的话，我的委托人就不会有‘非凡号’滞留上海的金钱压力了。”

担文一边仔细听高易说，一边找高易话里的漏洞。”大清政府出于海防原因，不愿疏浚航道，是温思达领事的话，不是江海关的话，以此作为证据，投诉大英公使馆，纯属张冠李戴，站不住脚。“担文说着，从竹榻上直起上身。

“我为什么要提大清政府出于海防原因，不愿疏浚航道呢？我只要指出7年前包括仪和洋行在内的船商要求疏浚包括撩木洋在内的航道，而7年后撩木洋的航道仍没有得到疏浚这个事实，不就足以钉牢大清政府的责任吗？如果航道加宽，‘非凡号’和‘福青号’横向距离就不会那么近，即使第一次听错对方的警哨方向，双方仍有空间避免相撞。”

夕阳余晖遮护了担文血色顿消的脸颊。世界在半个小时里彻底改变。半个小时前，他在琢磨如何利用高易上门求和的良机，敲骨刮髓地榨出庭外和解的最好价钱。半小时后，他不知该如何阻止高易不要投诉英国公使馆。高易这一招最厉害的地方是把大清政府牵进去。所谓大清政府，就是指轮船招商局的顶头上司李鸿章。担文深谙大清官场一条不成文的规则：给上司添麻烦的下级都没有好收场。好比说林则徐在广州烧鸦片，洋人无奈他何，挥师北上打皇帝，结果林则徐罢官充军。如果李鸿章成了被告，唐廷枢，景八爷他的这些委托人早晚会吞下最后苦果。轮船招商局的生意正在步入佳境，难道要栽在自己挖坑的这场官司里？当真如此，他担文到上海以后在中国官场建立起来的辉煌声誉，会像露台前美丽的田野遇上撩原烈火，烧成灰烬。

"事情好商量，"担文绿色的眼睛依然发出光彩，"刚才你说在最短时间里达成和解是指多短时间？"

"一个星期。请告诉你的委托人，都不要犯糊涂，大家友好地谈一谈，了结此案。"

"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咱们合作吧。"

"我做不了主。我会把你说的一切转达给唐廷枢先生和景八爷。"

这时，大露台对面的柳树群簌簌响着，仿佛是在为"福星号"唱挽歌。

一星期后，凯塞克大班在外滩仪和洋行总部收到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托高易转来的和解信。信里即有建设性的和解条件，也有出乎意外的新建议。看完信，大班一言不发，背朝高易面对窗口，吸着雪茄，用深思的目光对窗外黄浦江面的景色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来。

"您的意见是。。。？"高易问。

"唐廷枢的胃口真大。我同意按他的条件谈判和解。"